



但是，他不能再添慈母的伤痛，此生欠母亲的已经太多太多。

年轻人仰首苍穹，似乎想避见母亲滚落的浊泪，又似乎在整理他的思绪，又好像在回忆这半年的非人生活。

他刻板的脸上冷酷得近乎一块寒冰，长长的剑眉下那双细小的眼睛总掩藏不住深邃的愁苦，两腮长时间没有修理的连腮与胡须一如他心坎深处斑斑驳驳的沧桑。

雾又起，寒气陡生，天地间弥漫着一股悲愤的宁静。

许久，年轻人淡淡地说：“妈，回去吧！”

这声音非常平和，但是，总让人感觉到一种不同的平常，宛如这看似平静的世界随时会有百年不息的战争爆发。

他毅然地迈开脚步，甩下这座令他终生难忘的监狱，冲出盘桓在他身边的雾霭。

电网围墙，围墙电网，这本该是一个社会渣滓聚集的改造之所，可也有那么许多人带着一身清洁在这里面屈辱地将清白之心撕碎得鲜血淋漓。

于是，这世上就多了许多不平的痛苦不平的灵魂；于是，这社会就有许多被迫涉入江湖，掀起涛涛浪海的黑道高手。

社会的动荡，原本就是社会本身的各种因素所造成。



五月的深圳异常闷热，俨如饱蘸浓情的生命，诗人抒写火辣辣的篇章。

一脚跨进经理办公室，留依君顿感沁凉心脾，长长地吸了口气，一丝薄荷清凉浸入肺腑。他打量面前端坐一脸严肃的经理，知道这里没有他坐的地方，静静地站在那儿。

他知道自己该怎样做。

面对眼前这个年轻、居高临下的总经理，他心坎的深处蹿起极大的反感，极力地控制着不让它溢出情态。

“你！就是留依君？”

留依君微微抬眼瞥了他一下，依然无语。

年轻的经理憋住气，多年的阅历告诉他，眼前这个打工仔不是简单角色，那棱角分明的脸，特别是脸腮笔直的连腮胡须更衬出他的不同风采，对方的无语，更激起他傲慢，沉声问：“是你唆使那些打工仔闹事？”

留依君微微点头。

“就算是吧！你是耳闻，还是目睹？”

年轻的经理怔了怔，对方果然不同凡俗！他习惯地燃

上支香烟深吸一口。许久，才说：“你知不知道昨天的事情给我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

“厂资数千百万的堂堂马总经理连这几个钱也忧心放不下么！”留依君讥诮地说，“真准了那句财多吝啬。”

“放肆！”年轻的总经理何时受过这样的嘲讽，拍案而起，“在我面前你有多少说话的余地？”

“是不是因为你是经理？”

对方的动怒疾言激起了留依君的怒愤，也刺伤了他心坎深处那颗原本脆弱而伤痛的心。

“其实，你仅仗着你老子的权势！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有钱的父亲……”

这时光彩照人的女秘书带着一阵香风闯进。

“总经理，博教授父女来访。”

年轻的马总经理眼眸瞬间发亮，离座出迎。刚至门口，一位满头银发戴一副金边眼镜的老者携一位恬淡雅洁的女孩走进来。

“姑父请坐。”

马总经理转向女孩。“表妹，你回来多久？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好让我接你。”

女孩温婉一笑：“谢谢表哥。”

留依君冷落地站在那里，这个女孩的恬静与秀丽让他急速地震荡了一下，他感到女孩那双清亮的眼睛正望向自己，忙移目转向窗外的椰树。

博教授盯着一旁站立的留依君，话向年轻经理：“阿爽，这位是——”



娇艳迷人的女秘书带着一股香风复又走进来。

“总经理，二车间工人闻知你炒了留依君鱿鱼停产罢工，要求严惩贺领班，客厅二车间的数位班头要求急见你。”

马爽惊出一身冷汗，望着博教授父女不知所措。

“阿爽，查清事因，若是领班有错严惩不贷方可息众怒。”老教授提醒叮嘱。

马爽随着女秘书惊慌地冲了出去。

* * *

日正当午，火红的太阳将繁华喧嚣的深圳烧灼得行人寥寥，车辆稀少。

留依君卸下最后一厢货物，长长地吁了口气，抓过衬衫擦拭脸上的汗珠跳下卸货台，感到胸腔异常闷慌头昏脑胀，走进洗手间冲了个脸，顿时感觉全身舒爽许多。

同是卸工的阿平阿彪说笑走过来。

“君哥，去冷饮店坐一会，我们请客。”

留依君笑笑摇头。“我还有事，不陪你们，平仔，节约点，家里需要。”

“我知道，只是今天干了一晌午，鬼天气又热得要命……”

“那去吧，我走了。”

留依君挥手与他们道别。横过一条人行道，一阵阴凉的冷风吹来，他感到脑袋胀痛，眼前眩晕，忙用力抓住路

旁护杆，汗珠在疼痛中如雨般滚落。

他努力使自己不要倒下去，两手却不听使唤地松开昏厥了过去。

一辆轿车“吱”一声在他身旁刹住，跳下的竟是博教授父女。

“爸爸，果然是他。”

“哦！”

老教授俯身细看，留依君比先前瘦削落魄了，唯有那副连腮胡须风采依旧。他忙招呼女儿：“阿南，快送医院。”

父女俩忙乱地将昏迷的留依君抬上车。博海南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汗水，跳上驾驶室发动引擎脚撞油门，小车箭疾般飞射而去。

天上太阳炽热如火，大地人情暖心。

阳光照耀的地方总有温暖。

* * *

淡淡芬芳，清凉爽人，哦！自己置身在什么地方？留依君吃力地睁开眼睛，一张洁白如雪的脸庞正焦虑地凝眸着他。

她，那个虽只见过一眼却刻在他记忆深处娴静温婉的女孩。

留依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扫视四周，雪白的墙壁，缕缕混合的药味从门窗飘入。他明白自己置身医



院，也明白是面前这个女孩救了自己。于是，再度仔细地瞧去，她已纯柔清雅地站起来。

留依君挣扎地想坐起，女孩轻声说：“留先生，别动！你是不是感觉好些？”

她的声音暖润人心。

留依君感动地点头。“谢谢博小姐。”

博海南芳心升起异样的甜美，哦，他还记得我……澄澈的眸子闪了闪。“你想喝点什么？”

“随便。博大伯呢？”

“他去了海南。”博海南将一瓶八宝粥启开递给他。

“你既记得我爸，为何不践他的约会？”

“我很忙。”

博海南微微一笑，似乎看穿留依君的心思。

“这并不是条好理由。”

留依君不免窘迫，含糊地说：“我的确……很忙……”

“留先生，我爸真的很想与你谈些什么，大概马爽对你的误解，导致我父亲在你心头上也无多少好感。其实马爽只是年轻气盛罢了。”

“我相信博老伯的真诚，也知道马经理心地不赖，我之所以没有践约去你家拜访，只是——自感形秽。”

他轻轻地叹息一声。

此时，他苍白的脸上浮现一片隐约的伤感与悲怆。

博海南芳心立时一种莫名的幽怅与怜悯。芳心平生第一次被触动。

他的眼睛凝望窗外远方向的黄昏。



晦暝的黄昏一如他离愁的眼睛。

她知道他心坎深处那段凄惻难言的往事被触动。

此时，他的心痛苦地绞织。那场冤狱要他如何才能从脑子里抹去？恋人离去，慈母折磨成病，都是这场冤狱所导致。

“我要报复，我要报复……”

他心底在痛楚地嘶喊。这念头是那么强烈，出人头地在这—霎间也随之在心底产生，远比报复强烈得多，它扰乱了他的心境，同时也刺激起他生存的勇气。

此刻，他突然感到很饿，八宝粥的馨香引诱着他的食欲。他慢慢咀嚼，再看博海南，只觉得这粥的滋味酸甜苦辣。

他本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此刻咀嚼的食物是他有生以来最难咽的东西，纵然在看守所吃到亲人所送的东西也远不及此刻的情感复杂浓烈。

若非多情人，他又怎能品尝得这其中的滋味。

若非多情人，他为什么分辨不出此刻咽下的是粥抑或是感激。

人若太多情，总会被情所累。

但是，人若无情，这世界又将是何等的苍白何等的残酷。

* * *

门被推开，香气浓郁扑鼻，留依君抬头，三通公司的



秘书廖小姐翩翩走进，他发懵地望着这位艳冶的白领小姐。

廖小姐莞尔一笑，说：“留先生，马总经理听说你身体欠佳，特派我来向你问候。”

“廖小姐，你总经理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客气。”留依君冷冷地说，“我与他之间有如此的必要？”

“马总经理知错怪了你，那位领班已被辞退。”

“这是他的事，廖小姐似乎无需告诉我。”

廖小姐并不计较他的热讽冷嘲，依然吐气如兰。

“马总经理欢迎你回三通公司。”

须臾，她又说：“还有你那一班兄弟姐妹也欢迎你回去，他们十分思念你。”

留依君瞅视廖小姐，他的眼神在这突然间生出的一缕温情，一丝深远的思念。

廖小姐在这刹那发现，面前这人是个性易怀旧，也最难忘旧情的人，她的心一阵深刻的感受。

许久，她才说：“马总经理也并非是非不分，只是一时被蒙，你走后他不惜花费巨额在电视、报刊上播放、刊登寻人启事，就凭这点先生就该知道他亦是个义气人。”

留依君心坎升起一股理解的感动，但是，他又能说些什么！

这时博海南陪一年轻人进来，留依君认出是阿平，下床相迎，亲切地说：“平仔，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我本该早来看你，无奈要照顾彪仔。”

“彪仔怎么啦！”留依君心一沉，“是不是出事了？”

留依君打断他的话，意味深长地说：“你我相识，贵在相知。”

“君哥，我知道你的困境。”

阿平大吼一声用力挣脱被攥的手，将钱放在茶几上迅速地逃出院房，留依君翕动了一下嘴唇，欲言又止。望着空荡的走廊，又瞥了一眼手上的钞票，他眼眸里忽然露出了一种深远的情感——一种纯洁的友情。

廖小姐的芳心在顷刻间升起一种异样的感受。

博海南走到他身边，低柔地说：“收下吧，难为他一片深情。”

留依君低沉地叹息一声。

“留先生似乎对这笔钱感到很沉重？你应该自豪，有如此义气的朋友！还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重要呢！”

留依君不觉打量廖小姐数眼，似对她的话略略惊愕。他微微点头，说：“你若知道他家还有久病的父母需要钱时，你就会感到这笔钱千斤重。我无力帮助他父母康复身体心里已经难安，怎忍心再用他为父母积攒治病的钱！”

好一份义薄云天的义气的理解！

廖小姐和博海南的脸上一片严肃——有对阿平的仗义——更多的却是对留依君宽厚胸怀的敬佩。

“留先生，你与阿平的这份义薄云天在深圳这地方实在罕见，我恳切地希望你回三通公司。”

“我想与马经理谈谈，请告诉他一声。”

廖小姐美眸星般闪烁着，惊喜地说：“先生答应了。”



“我只想和他谈谈。”

“我一定代为转告，同时也等着再度与你共事。”廖小姐柔柔地看着留依君，“祝你早日康复。”

* * *

一辆闪亮的小车驰出医院，马爽上睃了身边的秘书小姐一眼。

“那钱他接受了？”

“只替他垫交住医院费。”

“为什么？”马爽脸上怒气陡生，“你忘了我的吩咐？”

“只要看到那一幕，任何人都会识趣地改变主意。”

的确，当刹那间理解留依君的为人时，那种深刻的感受立在她复杂的人生二十五年来生命里从没有过的感动。

马爽沉默，他还能说什么。

许久，廖小姐又说：“如果他当时知道我代你为他垫交了住院费，肯定会拒绝。这是一个讲感情却又轻易不肯欠人情的人。”

“鸽玲，你想他会回我的公司？”马爽深吸口烟，然后用力喷出烟雾，“从前只不过因我姑父之言对他刮目相看，刚才听你所言倒真令我汗颜。”

“我也希望他能回来，听他口气希望不大。”

“那他找我谈又是为了什么？”



留依君心头一热感激上涌几乎堵住喉咙，他避开博海南柔情的目光应声走出。

一句平平淡淡的话，却使他感情如此强烈如此激动。

其实，平平淡淡才是真。

平平淡淡本属于一种情。

一种真挚之纯情。

“爸爸，表哥为挽留他想必会给他一个部门经理或什么的，阿君该答应才是，深圳这地方经理虽然不算什么，可这样终究有了用武之地。”

“但愿他留下。”

“爸认为表哥留不住他？”博海南忆起留依君在廖鸽玲面前曾说的话，心底立即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那么他去哪？”

“阿南，去弄晚餐，别忘了你自己怎样说。”

“表哥约了他去酒店不会不留他用餐。”

“如此你只是客气话而已。”

“爸，你难道不理解女儿，博家父女几时如此待人。”老教授哈哈一笑。

“我理解你，也了解他，所以他会回来用餐，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好女儿。”

“爸，你坏。”

博海南芳心一缕喜悦在窜游，忙去张罗晚餐。

“阿君，你的思想还停留在那场误会。”

“我所说的是实话。”

“你能来，足见对我信任，绝对不敢委屈你做蓝领。”

留依君笑笑：“是否要给我一个经理的头衔。”

“你不觉委屈的话，我想暂时委派你去供销公司任经理。”

“你太看重我了！以我之才恐怕难以担当如此重任，将会令你失望。”

“阿君，我说过是暂时，请理解我的意思。”

马爽语声诚恳，眼神恳切。

留依君一重士逢知己的感动，若非数日前那场铭刻心坎最深处的誓言，几乎忍不住要应允下来。

士为知己者死。

这是世上每个人对知遇之恩的感慨，也是任何时代做人交友的准则。

“阿爽，谢谢你的信任，因为我已决定不再打工，包括白领阶层。”

“为什么？难道想回归故里？阿君，以你之才不难在这里搏出一番事业。”

“谬奖了！假如有那么一天，我突然想再度打工的话一定为你效劳。”

“一言为定。”马爽紧握留依君的手，“告诉我，你打算怎样？”

“我不知道。但我绝对不会如此回归故里。”

留依君的眼睛里突然露出游子的离愁和一抹深邃的痛

楚。

马爽理解地说：“我知道你有很深的痛苦，忘了它吧，阿君！”

留依君沉痛地摇头。

“忘不了！”

的确，那非人的半年囚徒生活又叫他怎能忘怀，又怎能不刺痛他的心？

“这世上不可能全都那么美好，毕竟还有许多我们所喜欢的地方。”

这刹那间留依君想起阿平的仗义，心中有了一缕安慰。

“我想你一定另有其事，说吧，只要我力所能及。”

“希望你替我收下两个人。”

“你可叫他们随时来找我。”

“为什么不问他们是什么人？”

“我相信他们就象相信你！他们或许没有你的才能，但绝对有你身上的义气。”

一种人生得一知己足已的深刻感窜流留依君胸腔。他颤抖地站起，说：“就此别过。”

“阿君，你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我会替你分担。”

马爽目送他的背影，难舍之情袭上心头。

一辆中巴远远驶来，留依君正欲招手停车，一辆奥迪在他面前刹住，车门敞开，廖鸽玲朝他招呼。

“上来么，我送你。”





她冲动地抓住他的大手，他的手掌沉稳有力，一丝心有所依的感觉在她心底急骤升起。

他坚定地摇头。

她知道无法挽留他，芳心沉重地失落。

“能不能告诉我，你决定了什么？”

“终有一天你会知道。”

他仔细地看了她一眼后毅然而去。

她站在那儿，姣丽的脸上在这顷刻间满是哀痛，柔和的彩灯增添了独特的凄美，舞台上柔婉的歌声更加刺痛了她那颗痛楚的心。

留依君逃出令他情感窒息的夜总会，夜空明朗如一个敞开胸怀的女孩等待着情人的抚爱，他心却没有这份天宇的美境，只有数缕特别的激情。

远方家乡的同事，何曾有过如此信任自己，仅为对领导的横蛮专政即被诬为贪污而入狱……

他的激情更浓，脸上又多了重愁苦与悲伤。

冤屈总是令人难忘，令人心伤，有的至死一生都不会心安平静，可每时每刻依然在不断地发生。

这也是世上的热闹所在，报章杂志刊不完的一个话题。

世上若能少些冤案，社会家庭想必都会平静美好得多。

此时他多么希望有人能抚慰他的苦痛，哪怕短短一句话，相信于他也是一泓清泉。

可是，这时代需要爱的时候找不到温暖，需要理解的

我？”

“容我以后再补上。阿平彪仔，这是三通公司的秘书廖小姐，她会给你俩安排好工作。”

阿彪的心猛烈地激动，面对这个结识月余的好友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廖鸽玲脸上有一种失却幽幽。

“我还以为你答应与我合作……”

“平仔，你们将这里的手续办好，明天去三通公司找这位廖小姐。”

“君哥，你也在那儿？”

留依君摇头。

“我们怎么找你？”

“有事我会找你们。”

彪仔觉察有些不对劲。“君哥，是不是要回家乡？”

留依君两道深锁的浓眉和连腮胡须又露出了隐藏着无法向人诉说的冤屈、伤悲……

家乡，两个美丽的字眼，游子梦萦魂牵的地方，于他却是如此刻骨伤心断肠。

* * *

“爸爸，他明天就要出院，可又拒绝表哥邀请，是否他已决定回去？”

博海南美丽的脸上仿佛罩上了层雾，一层凄凄的春



有对他信任无限又似一团云雾的廖鸽玲。

一想到老教授，父爱温情溢上心头，家乡慈母横岭山脉般的皱纹愁愁白发浮现眼前……他幽幽伤痛。

他黯然推开东面的窗户，心底暗自低语：“老教授，感谢您的关怀，祝您长寿……祝您幸福……”

他遥望远方。月光斜照，映射他凄幽苍白的脸上。此时，孤仃的母亲一定亦对月思他。

深重的罪孽感渐渐升腾，他喃喃自语：“母亲，孩儿不孝，舍弃你浪迹南方……”

* * *

他身上的离愁深远而古老——只有浪子思母才有的伤悲和游子思乡才有的痛苦。

室内一种难言的哀愁仿佛溢出窗外，飘向远方。

飘向远方的情怀，必然是故乡。

* * *

苍穹闪烁繁星，月光如水。他触景想起博海南。她的恬淡雅洁不正如头上柔和清碧的皓月么。

他仰首天空，两颗特别熠亮的星星柔和地俯视他。留依君激情又起，幽幽地叹了口气，博海南纯情清亮的眸子亦如此盯着自己，可是，他怎能接受她眼里的柔柔情怀！

留依君礼貌地朝结帐小姐点头道别，背上背包，内心对马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又有种一异样的沉重——他又欠下一笔人情。

此刻的黎明，行人稀少，天碧如洗，是一天最清新美好的一刻，留依君站立医院门口，一辆空荡的汽车驰来，他回身留恋地凝视整个医院一眼跳上汽车而去。

* * *

博海南失落地愣立在医院门口。

今天的事不幸被昨夜言中，尽管她的心早有预感，现实摆在眼前又是多么难以接受。

她的情弦在他们第一次偶遇即被他超常的气质拨动，数天的交往，情弦上又谱出无数蓝天白云、高山流水的乐章。

老教授慈祥地看着爱女，女儿这份独特的落寞他明白是什么。

“他这样做自有他的苦衷！其实，他心又何尝愿意如此做，只是更不愿面对别离。”老人说：“我们纵然将他留下对他事业追求也爱莫能助。”

一辆的士在父女俩身旁刹住，廖鸽玲一脸急迫地跳了下来，瞥见老教授又睇眼博海南很快明白了怎么一回事，眸里掠过一丝失落。

“他走了?!”

“他不能不走！他还有事业与追求。”